

花费80万元送子出国，异国求职却屡屡碰壁—— “不成功别回国”逼疯留学儿子

文/悠岚 制图/司婉靖

儿子高考失利，家长倾其所有让孩子出国留学，以为这是一条改变孩子命运的“捷径”。不成想，国外并不是保险箱，不能保证每个留学的孩子都有好出路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心理失衡的家长出于经济和面子的双重考虑，阻止孩子回国，最终把孩子逼进了医院。这个新闻的背后，值得很多父母深思。



儿子高考失利，送他去澳洲留学

在南京一家医院当会计的黄小梅，睡眠质量一向不错，自称“挨着枕头就能睡着”。但从2007年6月起，黄小梅却常常失眠。导致她失眠的直接原因，是儿子的高考成绩。

黄小梅的儿子刘玉锋1988年11月出生，在读高中之前，他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，可从高一下半期开始，成绩就忽上忽下。黄小梅给他报了校外补习班，每周上4次课，补习数学和英语。

一边要忙于学校里的功课，一边还要马不停蹄地穿梭南京城去补课，一个月后，刘玉锋就以“太累了”为由，不愿再去补课。黄小梅不同意：“几千块补习费都交了，怎么能说不上就不上了呢！”

磕磕绊绊毕业，母亲让他留在澳洲

刘玉锋和几位来自中国内地的男生最初寄宿在当地人家里，一周房租240澳元（折合人民币1300多元），还不包吃。为省钱，半个月后他们决定再换租房，每人凑钱买了餐具，自己学着做饭吃，这样一周可省下一半开支。

安顿好生活，刘玉锋的学习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虽说此前他在国内曾恶补英语，但坐到澳洲的教室里，他才发现自己的英语水平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”。

在给国内一位高中同学的信中，刘玉锋这样写道：“老师只按照自己的想法上课，根本不管你是否听得懂。我学的是计算机，专业术语非

异国艰难求职，绝望中母亲命他坚持

2012年11月6日下午，刘玉锋收到母亲从国内发来的短信：“今天你为什么没有上线？我在你QQ上留言了，你一直没回。”

刘玉锋回复短信：“我刚从机场回来，又送走了一个同学。他们都回国了，终于能和家人团聚了。”

黄小梅似乎有所察觉，她赶紧与儿子视频，紧张地问儿子：“你是不是也想回国？”

刘玉锋告诉母亲：“西澳工作机会很少，这几个月我到到处简历，连一封回信都没有。目前我只

无奈，刘玉锋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去补课，经常要晚上10时以后才能到家，他因此经常发脾气。每每至此，黄小梅总是陪着笑脸：“乖孩子，再坚持两年，高考过了就好了。”

只是，刘玉锋学习成绩并没有明显提高。2007年高考成绩出来后，他的总成绩勉强达到江苏省民办本科的录取分数线。得知分数的那天，黄小梅哭了整整一夜。那几天，她甚至不敢出门，生怕遇到熟人问起儿子高考的情况。刘玉锋的父亲对妻子说：“已经这样了，该好好考虑下一步了。”

黄小梅觉得，读了民办学校，“他的人生从此一定是灰暗的”。她最终决定送儿子出国留学。她为儿

子选择南京某大学与澳大利亚科廷科技大学联办的2+2（计算机专业）本科班。这个班的学生前两年在南京就读，第三年起赴澳大利亚读书。

一开学就要交40万元人民币作为保证金，黄小梅和丈夫都是普通工薪阶层，当时家里只有五十多万元积蓄，本来是准备按揭一套大点的房子，但为了儿子，夫妻俩放弃了买房计划，给儿子交了学费。

2009年10月底，刘玉锋去了澳大利亚西部的科廷科技大学。机场送别时，黄小梅含泪叮嘱儿子：“妈妈在你的卡里存了10万元钱，这是你一年的生活费，也是家里目前的全部积蓄了，你可得好好学习，不能让父母的钱白花啊！”

多存1000块钱，你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。”

澳洲的大学实行学分制，如果有哪门功课考试没有通过，没有学分，就无法正常毕业。2011年3月，刘玉锋有一门功课挂科，3个月后补考；到了年底，又一门功课没通过，补考了两次，才勉强通过。

2012年9月，刘玉锋的同学纷纷毕业了，而他因为需要补考，直到两个月后才拿到毕业证。而此时，班里那些按时毕业的同学，不少已经回国。回国，还是在澳大利亚求职？刘玉锋问母亲，黄小梅态度很坚决：“你不是有两年工作签证吗？就在那里打工吧。”

好工作，在国内一辈子都挣不回来这笔钱。”就这样，母子俩结束了这次不愉快的交谈。第二天，同事发现，黄小梅的QQ个性签名改成了“坚持，但愿能是胜利”。

直至10天后，黄小梅终于听到了儿子的好消息。这次，刘玉锋在当地的一家餐馆里找到了活。“我每天要跟着采购师傅跑市场，他采购，我搬运。”刘玉锋还告诉母亲，为省钱，他已经搬到餐馆住，“每天店里打烊以后，我就睡在一个旧沙发上，为店里守夜值班，店里每月给我多干800澳元工资，外加一顿免费早餐。”

虽然这份工作与自己的设想相去甚远，但黄小梅觉得，只要儿子留在澳大利亚，一切似乎还有希望。遗憾的是，两个多月后，那家餐馆倒闭了，刘玉锋再次失业。此时的他得知回国的几位同学都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后，心中再次萌生了回国的念头。

坚持的后果：儿子患了妄想型精神病

今年1月底的一天晚上，刘玉锋跟母亲视频时，再次提出回国的想法，却遭到了黄小梅的断然拒绝。她说：“你同学能找到满意的工作，不代表你也能找到。如果你就这样回来，最多只能到珠江路电子一条街站柜台卖电脑。真那样的话，且不说我和你爸爸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家里这几年为你花的八十多万元，你就真的一辈子也挣不回来了。如果我是你，宁可黑在澳洲，也不会回国的。”

“宁可黑在澳洲，也不要回国。”黄小梅的这番话彻底打消了刘玉锋回国的念头。此后，黄小梅很难再有机会跟儿子视频，即便是短信或电话，也是寥寥无几。而听得最多的却是儿子一个劲地念叨着“在上班、很忙”。至于忙些啥，黄小梅不得而知。

今年9月2日夜，黄小梅突然接到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电话。来电者告诉黄小梅，刘玉锋最近4个月都在照顾她卧床的母亲。“刚开始他还挺好的，但最

专家观点 都是爱面子惹的祸

南京脑科医院精神一科主任医师孙静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刘玉锋的病情与其长期孤独、精神压抑有直接关系。在接受药物治疗的同时，建议家人多给予他精神上的关爱，帮助患者自我调节情绪，继而建立自信，学会正确面对现实。

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认为，刘玉锋的病情，严格说起来是他父母一手造成的。“孩子当年高考失利时，父母希望通过出国留学挽回面子。遗憾的是，在父母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之后，才发现孩子没有如他们所愿，连糊口的工作

（上接A05版）

湖南农业大学社会学博士黄诚： “虚拟养老院”，养老服务的“破题之举”

黄诚认为，从宏观上看，“虚拟养老院”的出现是社会保障服务机制的一种创新、养老资源配置的一种优化，“可称得上是养老服务的‘破题之举’”。

而从运行模式上看，“虚拟养老院”既解决了家庭赡养模式中，子女时间、经济能力有限的窘迫，又突破了机构养老模式中，亲人隔离的困境。

再从社会层面看，信息化平台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，降低了社会成本，引入了社会多方力量，

近这一个多月，他经常出现一些奇怪的动作。比如，每次给我母亲洗茶杯时，他都会反复闻几次，说看看有没有人投毒；有时候他还会把家里的电话线拔掉，说有人要谋杀他和我母亲。医生说，您儿子可能需要去精神病院看看。”

黄小梅跌坐在沙发上。夫妻俩经过一夜的考虑，决定请那位女士帮忙给儿子买回国的机票，机票钱从儿子的工资里扣除。随后，黄小梅打通了儿子的电话，未语泪先流：“儿子，妈妈想你了，你回来看看妈妈吧！”

9月7日中午，黄小梅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见到了几年未见的儿子。一见面，刘玉锋就神秘兮兮地告诉她：“刚才飞机上有人不停地偷看我，还要给我喝水。我知道他是想害我，所以我一直没喝他的水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刘玉锋被南京市脑科医院专家诊断为妄想型精神病。目前，刘玉锋正在医院接受治疗。

都很难找到。这对自私的父母怕没脸见人，让儿子‘宁可黑在国外，也不能回国’，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结局。”

采访中，几位专家再三强调，对于身处异乡的年轻学子，家长应多从精神上关心孩子的细微变化，因为这些远离了亲人的孩子，对周围事物会更敏感，精神压力比其他孩子大很多。如果发现孩子出现情绪低落、易怒、经常悲观继而自我否定等问题，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就医。

（文中人物除专家外均为化名。本文严禁转载、上网、摘编）

同时又为社会提供了就业岗位、创业机会，有利于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。

当然，“虚拟养老院”作为新生事物，还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。黄诚举例称，比如如何满足更多老年人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，如何实现服务平台由政府包办向市场化运行模式的转变，如何解决降低成本与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水平的矛盾等，“这些都需在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过程中，不断地改进和完善”。

· 编后 ·

“别看‘养老院’是虚拟的，带给老人们的幸福却是实实在在的。”这是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走访长沙雨花区、郴州苏仙区这两家国家老龄委在我省的首批试点“虚拟养老院”后，从老人们脸上捕捉到的真切感受。

显然，“居家养老”是符合中国现实国情与国人传统习惯的养老方式，但关键是得“老有所养”。如果把“期望值”再稍微提高一点，那就是得“老有颐养”。如今“虚拟

养老院”在长沙、郴州两地的试点都证明了，其不失为一种创新和有效之举。

而民政部门向我们透露的好消息是：无须多久，“虚拟养老院”将不再局限于试点区，逐步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推广，让更多老人成为受益者。这个消息无疑是送给全省老年人的一份“老年节”厚礼，也让我们所有人之为之欢欣开怀。因为，与“少年强则国强”异曲同工的是，“老年乐才能国乐”。

